专题 2：城市生态空间再野化

中西方荒野思想的发展及我国城市野境的内涵*

尹 睿 赵思琦 宗 桦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 成都 610000

摘要：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使城市野境研究逐渐被业界关注，并成为探索城市中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重要课题。文章通过梳理国内外荒野概念及其思想的发展历程，将我国荒野思想发展划分为 3 个不同时期，提炼出中国城市野境中蕴含的荒野思想，并直面我国城市野境民众接受度低、设计缺少本土审美和精神思辨等现实问题。最后，根据城市野境现状，探讨其内涵与发展机遇，旨在助力我国城市野境的本土化发展。

关键词：荒野思想；东西方；东方审美思辨；城市野境；本土化

DOI：10.12169/zgcsly.2023.08.26.0003

Chinese and Western Wildness Thoughts and the Connotation of Urban Wildness Landscape in China

Yin Rui Zhao Siqi Zong Hua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ide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posed by China has brought the urban wildness into the horizon of the research, which becomes an important topic in exploring how man and nature coexist in harmony in the city. By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oncept and thoughts of wildnes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divides the Chinese wildness thoughts into three development periods, concludes the wildness thoughts embedded in China's urban wildness landscape,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that the public have a low acceptance of urban wildness landscape and the urban wildness landscape design lacks the local aesthetics and spiritual speculation.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wildness landscape, the paper discusses its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iming to facilitate the localization of urban wildness landscape in China.

Keywords: wildness thought; the East and the West; Oriental aesthetic speculation; urban wildness; localization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明确提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十九大报告更指出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性。目前国内各种主流景观建设理论如海绵城市、城市双修、景观低影响开发、景观可持续发展等都应用在城市景观建设中，却忽视了城市野境的研究价值。城市野境是城市中具备多重价值与功能，视觉上与规整统一的人工造景有明显差异的破碎化景观斑块[1]，是人居环境中弥足珍贵的风景资

收稿日期：2023-08-26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1971716；32271945）

第一作者：尹睿（1998-），女，硕士，研究方向为大地景观与生态修复、植物生态。E-mail：yinrui11.10@qq.com

通信作者：宗桦（1981-），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园林植物生态和乡村生态景观。E-mail：zonghua@swjtu.edu.cn

源，却常因其杂乱无序、荒芜寂凉等印象饱受公众误解，长期得不到重视及有效的保护、开发和利用[2]。挖掘城市野境内涵的过程，蕴含着“荒野思想”的美学思辨，能开启并拉动使用者对更具野性的景观区域的全面感官体验及认知，对于解决城市问题和实施生态环境修复都将起到启发作用。为此，本文系统分析比较了国内外“荒野思想”的发展历程，并尝试总结适用于中国的城市野境新内涵。

1 国内外荒野概念及其思想的演变过程

1.1 国外荒野概念及其思想的演进与城市荒野的提出

“荒野”通常指的是一个较为原始、未经人类大规模干预或开发的自然区域，“荒野思想”则是一个综合的文化和哲学概念，源于人们对荒野的认识和对其价值的反思。在西方古典文学中，荒野被看作是未知、危险、难以抵达的境与地，这种自然与人二元对立的认识支撑着荒野思想的原始“排斥”阶段[2-5]。随着工业文明发展及科技进步，强调无人涉足的荒野概念逐渐被解构，消极负面的语境发生转变[6]。

18 世纪初，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于当时西方社会产生最重要的两个影响是社会结构的改变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且人均产值与人口总量成倍增加都迫使各行各业进行转型，景观行业也是如此[7]，精致的贵族庄园逐渐不适用于当时的审美需求，开始转型。如英国巴洛克园林就逐步融合本土景观特点，形成了不同于法国勒诺特式园林的营造方式[8]，“荒野”成为一个明确的设计主题[9]。克里斯蒂安·凯·洛伦兹·赫希菲尔德在其颇具影响力的《景观设计理论》一书中强调了“完全交由自然过程和无序主导”的荒野对于英国自然式园林的重要意义在于文化上的“打破和对比”[10]。伴随着人们对规则式园林的审美疲劳，同时受到中国园林艺术和浪漫主义的影响，荒野被逐渐用来描述英国自然式园林中那些或多或少设计过的景观节点[9]。追求自然与精致的英中式自然园林将“荒野”作为设计元素向着世界传播。18 世纪中叶，德国风景园林开始模仿英国和中国园林，将几何的园林设计变得更加曲折自然[11]。此外，工业革命中铁路的出现，打破了人们对荒野的探索深度[7]，人们开始在城市中制造未来的荒野，在荒野中开辟未来城市。从这个时期起，“荒野”开始摆脱了危险、未知、不可居留的标签，与人的二元对立开始缓解，甚至成为城市中人们生活的自然片段，这便是城市野境的雏形。此时，荒野定义扩展成为：即便是经过人类干扰和设计的区域，也可以称为荒野[9-10]。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因内燃机的发明，使人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急剧增大。为解决城市问题，美国国家公园和纽约中央公园相继建成，这意味着无论在城市还是郊区，荒野都是改造城市的良好基底和生产资源的宝库[2]。但工业化与城市化对荒野环境资源的持续破坏，使得城市和城市周边出现了大量荒芜棕地。从这时起，荒野又开始被指代为荒芜棕地[12]。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产生了许多城乡荒地[13]。在许多城市，因战争破坏而形成的各种遗迹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依旧存在，“碎石植被”也成为战后一代的深刻记忆点。乡村荒地则是因二战后农业结构的变化，可耕地被废弃而产生[14]。人们根据城市废墟和废弃农业耕地的外观特点，联想德语中“Wildnis”指代看起来凌乱、不整洁的东西[15]，将两者归纳为荒野。

21 世纪，资源型城市去工业化及金融危机，使得大量被长期弃置的工厂与商业区内部出现了自发更新的生态系统，成为了新的城市野境类型。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自然区域被割裂产生的荒野地块或新修建的城市荒野公园[16]，以及在城市中的人工荒野（如动物园中还原的荒野环境）也被认为是荒野[17]。1988 年，费伊·达夫恩等[18]对德国柏林萨基兰德火车站荒地展开论述，强调了城市荒野景观形成于自然主导和干预缺席，而不在于诞生地与存在时间。总体而言，该时期的城市荒野包含了：1）废弃工业区和商业区形成的荒野地块；2）城市扩张过程中被割裂的自然荒野地块；3）新修建的荒野公园；4）面积区域较大的人工荒野。

2007 年，在谢菲尔德大学举办的国际会议“Landscape，Wilderness and the Wild”中，学者们以风景园林的视角集中探讨了“城市中的荒野”

(urban wildness) 这一概念[19]，将其定义为“形容城市中以自然而非人为主导的土地，尤其指那些在自然演替过程中呈现植物自由生长景象的地貌，如自然林地、湿地、无人管理的田园、河流廊道、被遗弃的场地或棕地等”。更正了荒野不是荒弃的杂乱无章的场地，而是非人为干预的有自然植物的地貌景观，城市野境以正面积极的形象在现代景观体系中被提出。

总体而言，国外的城市荒野景观发展至今(图 1)，可根据不同的形成方式将城市中的荒野区域划分为两类：古老荒野和新生荒野[20]。古老荒野是人类活动干扰极小的城市周边的原始森林、湿地河滩等自然地块，而新生荒野则是人类生产活动对地形地貌、水文和动植物群落产生了深刻影响所诞生的场地[21]。新生荒野有多种尺度与用地类型，包括次生演替林地、人口迁移留下的废弃宅楼和生物多样性高的其他空地类型[2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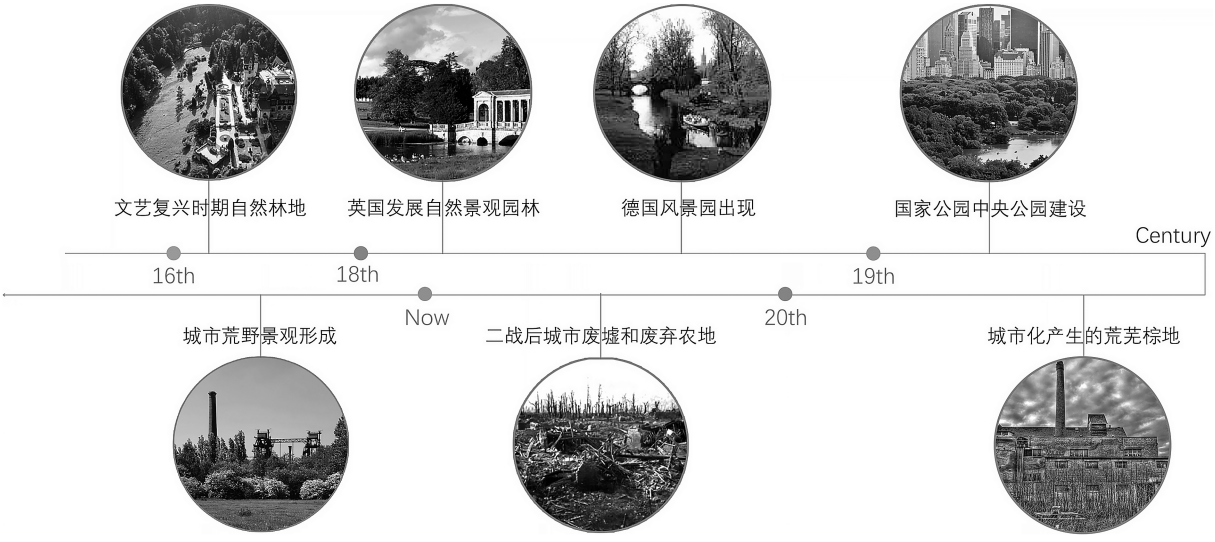


图 1　西方荒野理论形成的历史沿革图

1.2　国内荒野概念的产生及其思想的演变与城市野境的提出

我国古代有不少关于“荒野”一词的记载，诸多记载皆体现出“荒野”的一个共性，即远离人类聚居点[1]，如《三国志·魏志·牵招传》：“虏每犯塞……于是吏民胆气日锐，荒野无虞。”指边远地区；再如《条陈水运事宜》：“官漕既通，商舟亦集，昔时荒野，遂成贾区。”指荒郊原野。荒与野的词义分别为鲜少有人类活动的荒蛮区域和未被人类驯服的地域[26]，荒野在物质上被指代为原始自然地貌，或荒凉、未开化的地方，带有一定贬义；在精神思想上，荒野常常被视为避世隐居的场所，用以表达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追求[27]。值得一提的是古人追求的自然观涉及对整个宇宙、生命和环境的理解与态度，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顺应自然规律，而荒野思想只是作为古人自然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商朝，为了祭祀活动修筑的“台”，一可观天象，二可望山峦，象征古人对原始自然的崇拜[28]。与西方征服自然不同，东方荒野中的山川河流，奇珍异兽被人类神化、图腾化，成为人类族群的信仰之力，如秦汉著作《周易》中记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时的荒野被放置混乱、野蛮及危险的语境中。随着道家思想萌发，在道家哲学中，荒野是道的渊薮，是人回归自然的精神场所[27]。推崇道家哲学的文人思想将荒野衍生为避世修身之居所，并在修筑庭院时以荒野隐居避世为设计内核，诞生了别具一格的文人园林类型——古典郊野园林，如东汉习家池[29]，位于城郊，远离喧哗，清雅幽静；皇家园林中造园手法兼具神仙思想与帝王思想[30]。

至魏晋时，受道家哲学的影响[31]，中国的山水画以“观道”为使命，其实质是“道画”或“画道”，而基于存道在荒野，故又可以说为“荒野画”或“画荒野”[27]。同时期山水诗中，皆多

以野取胜，自然界中原始野趣的生命力让诗人振奋[32]，如谢灵运《七里濑》中“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此时起，诗画中的自然山水或山林形式上等同于“荒野”[27]。随后，山水画中的“荒野”又作为设计元素以及文创元素，融入文人园林的设计中。以谢灵运、王羲之等人所建造的山庄、别业为代表，选址考究、形制多样、风格独特。

唐宋时期诗词繁荣，有人吟唱荒野壮观之景象以示开阔的胸怀，有人借荒山野水寄托贬谪或离乡的愁绪和哀思。该时期的文人园林，山水诗画与山水园林互相渗透，成为三维实体上的写意创作，“道”与“器”的初步融合[33]。中唐之后，国势衰败及统治阶级压迫使园林能为隐逸文化的依托。士人阶级渴望脱离皇权掌控，借“荒野”远离人类聚居点修身养性，表达自我对返璞归真、静心明性的追求。民众的审美情趣愈发向小巧、内向发展，视狭小精致的“壶中天地”为栖身之所[34]。北宋及明代，延续前朝“壶中天地”内收的造园特点，藏守并行，雅拙互补，天人相和，荒野思想蕴含在当时文人园对现实的抽离与时空超越的艺术哲思之中[35]。明末计成所著《园冶》融合前人造园的各式手法，是中国造园艺术的大成之作[36]，为清初时期造园提供了重要指导，书中“虽由人造，宛自天开”的造园精神境界，也肯定了荒野思想在中国造园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荒野从一个“原始的自然”客体，不断被古人运用精神力、想象力、创作力表达为艺术要素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与西方荒野思想发展转折点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其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和生产力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清朝统治末期，荒野思想发展停滞不前，直至战争将中国强行拖入现代化，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被建立。

为解决新中国在建设中不断涌现的城市问题[37]，一些专家学者提出，荒野是城市化快速进程所带来的反思与解决城市问题的关键[32]。城市荒野的概念作为舶来品从国外引进中国。新旧“荒野思想”的碰撞使得如何在运用“荒野”解决城市问题的同时兼具中华传统“荒野思想”特征成为了有趣的研究课题。2000 年，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一书所提倡的生态伦理价值被我国学术界所重视，掀起了国内城市荒野改革的思想热潮。2004 年，王诺在《“生态整体主义”辩》中写到：“《哲学走向荒野》一书补充了‘完整’与‘动态平衡’两个原则。”自此，城市荒野被国内学者以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holism）的角度重新引入国内。该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摒弃以人的利益为最高价值，把能否让生态系统整体平衡、稳定、和谐及持续性发展作为首要衡量尺度，作为评判人类文明发展中各个方面的终极标准[38]。2019 年，王向荣把城市荒野定义为：“城市中以自然而非人为主导的土地，这片土地能够在人的干预之外进行自然演替，起主导作用的是土地本身和其上自由栖息的生命[39]。”同年，曹越等[37]认为“城市荒野”术语应优化为“城市野境”。2021 年，万斯·G·马丁等[1]再次强调在中文语境中“城市野境”比“城市荒野”一词更为准确，既可减少大众对于有一定荒野度景观的消极印象，又可抚平“荒野”与“城市”词义对立造成认知混乱，还将城市中的野境评价对象锁定在具体尺度，即高度碎片化的景观。

笔者将荒野思想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划分为 3 个时期。一是古典荒野思想蓬勃发展时期（公元前 202—1840 年），这一时期的荒野思想虽然发展缓慢、演变时间长，但文化底蕴深、民众参与及认可度高、影响力大。二是古典荒野思想发展空窗期（1840—1978 年），这一时期我国因遭遇战争，社会混乱动荡，荒野思想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三是改革开放后迎来的城市野境内涵探索期（1978 年至今），随着城市野境概念从国外引入解决新中国在建设中不断出现的城市问题，中国特色的城市野境内涵应该持续拉伸变化。

总体而言，国人对待荒野的态度一直具备双重性，既排斥又渴望与之融合。荒野一方面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是残酷的、粗暴且危险的，而文明又是从征服荒野开始的。如《周易》中的贲卦，卦象为“山下有火”，有两种想象性的解释：烤肉，部落成员围着火大快朵颐；烧荒，或为追逐猎物或是种植庄稼[40]。古人对于荒野排斥心理的延续或成为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因袭的负

担[41]。原始荒野又是人们所崇拜的神秘场所。“荒野”在道家思想中被视为自然观的一部分，万事万物顺应规律，以本来面目而存在也是自然、更是荒野。庄子提出的“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与荒野思想中追求自然、融入自然的理念高度契合[42]。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与草木、鸟兽、山水、沙石同在。此宇宙观将人与天地万物生存联系融合，看作一个大的生命共同体[43]。此外，中国的荒野思想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却存在于西方生态哲学思潮和生态环境的严峻现实之中，这是当代世界生态话语构建中的东方之声。二者在发展过程中的对话和交流，不仅促进了二者的交汇与融合，而且丰富了中西荒野思想。

2　中国城市野境的特色内涵

2.1　具有东方独特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

“原始”思维是指人类早期发展的思维模式，东方审美就是以原始思维为起源，以“超比例象征性”“焦点透视”“延迟模仿”的美学思想作为基础，形成的东方“意象艺术”强调情感主观表达，体现事物全貌，追求神气而非形具。东方审美思维从来不割断人与物、物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对于客观存在的对象只是互渗而产生的“生命一体化”的“同情”，使人产生“情景交融”“物我同一”的奇妙心境。终极目标是达到人与大自然、人与宇宙的和谐统一[43]。

此外，“荒野”因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故成为从古至今我国山水诗画和园林的主要表现对象。中国传统文化很看重生命力，生命力不仅表现在生存力，还表现为一种创造力[27]。荒野生命力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凸显生命的磅礴力量与摧枯拉朽的气势的大山、大江、大河；可以是展示生命孤洁高标、寒凉萧疏的大漠孤烟、泥沼荒原；还可以是融入了崇高君子人格的古树孤石。因此，受东方审美思维影响下的中国城市野境不仅具有美好的意境氛围，与周遭城市环境高度融合，神韵绵长；还能通过游人自身的体感认知，唤起与野境的情感共鸣，达到“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沉醉境界[43]。

2.2　独属于中国丰富的城市野境资源本底

不同国家横跨的温度带不同，形成的气候类型也不同，有着具备本土特色的地貌植被，山川河流。这也使得不同国家的野境审美情趣有着较大的差异。例如火山地热、海岸荒原，美国更甚；丘陵丹霞、沙漠溶洞，中国则独领风骚；而俄罗斯因其所处的高纬度地带，独特的极地苔原景观也美不胜收。

地带性导致的荒野景观类型差异，是我国城市野境内涵提炼的依据和重要支撑。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差异大，物种丰富，气候类型多样。从基址来看，城市野境可以是我国东南城市中丰富河网两岸布满卵石泥沙的河滩，河滩会随着洪水期枯水期变化，呈现不同状态；也可以是内陆西北部分城市中留存下来的各种破碎零散的原始戈壁和碎石滩；更可以是沿山发展城市中间孤立，或连续的山体，如贵阳城市中典型的喀斯特山地地貌。

2.3　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

有别于规整的人工绿地，城市野境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一是具备更为复杂的地形格局与地貌组合，能为不同生态位的乡土野生动植物提供共存空间[44]；二是食物网结构更为复杂，内部的物质流和能量流渠道更为多样化[45]，不同营养级生物之间的能量转换方式更为丰富，保障了稳定的自我更新功能，减小了对多种外源输入的依赖程[46]；三是较少的人工干预，使自生植物的各类传播方式更加便利，便于先锋植物生长并建立优势种群[47]，是城市生物多样性保育的高价值空间[48-49]。

3　中国城市野境发展的困境

为掌握我国当前民众对城市野境的接受度，课题组在 2022 年初针对不同年龄和性别的民众开展了城市野境认知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305 份。调查结果（图 2）显示，当下民众的生态野境审美与接受度仍整体偏低，当代城市野境呈现出处于初期、发展缓慢、尚未完备、文化底蕴认知不足、民众参与度低和影响力小等特点。总体而言，我国城市野境的困境主要在于：

1）市民习惯于欣赏模式化的人工造景，对城市野境缺乏价值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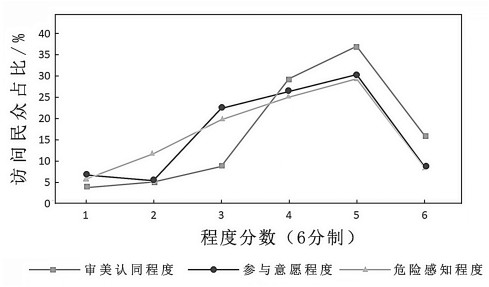


图 2 公众荒野认知调查折线图

2）从国外重新引入的“城市野境”景观在设计时偏重解决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缺少了中国本土审美和精神思辨。推测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公众生态科普宣传力度不足，民众对于现代城市野境概念认知不清晰；另一方面可能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缺失自然认知教育，导致成年后对更具“野度”的城市野境感到陌生和抵触，更习惯人工化审美。

3）中国城市野境没有达到与城市核心区的环境高度融合，欠缺东方美学审美，尤其是人口聚集地，如商业区，住宅区等，很难见到引人入胜的城市野境景观，多是规整干净的人工绿地，而自然的乱石滩等优美的野境景观只少量分布在城市周边的郊区。

4）使用者对动植物种类缺乏了解，野境中的外来物种和高隐蔽性的植物，容易让游人产生心理恐惧[47]。

4 展望

虽然当前业界尚未能清楚界定“荒野”与“野境”的关系，但荒野词义的变迁及城市野境的发展同人、城市与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重构是同步的[50]。事实上，最早的渔猎文明，到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当下的生态文明，都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创造的。进入现代化后，我国将公众受益放在了首位，为公众所有的城市野境价值应当被重视和深入挖掘。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城市野境内涵及其中蕴含的独特东方思想，必然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在接受国外城市荒野概念的基础上，融入我国民族意识的有“温度感”的生态思想哲学。创新别具东方思想的中国城市野境设计方法正是我国城市野境发展的未来需求。

参考文献

[1]万斯·G·马丁,梅拉尼·希尔.城市野境:比“城市荒野”更准确的措辞[J].景观设计学,2021,9(1):80-91.

[2]RINK D.Wilderness:the nature of urban shrinkage? The debate on urban restructuring and restoration in eastern Germany[J].Nature and Culture,2009,4(3):275-292.

[3]高科.荒野观念的转变与美国国家公园的起源[J].美国研究,2019,33(3):142-160,8.

[4]王晞月.城市缝隙:人居语境下荒野景观的存续与营造策略[J].城市发展研究,2017,24(7):11-16,24.

[5]陈望衡,郝娉婷,齐君.荒野与园林:“生态园林主义”建构的思考[J].中国园林,2016,32(10):50-53.

[6]马特.论美国“荒野”概念的嬗变与后现代建构[J].文史哲,2018(3):120-129,167.

[7]E.A.里格利.探问工业革命[J].俞金尧,译.世界历史,2006(2):61-77.

[8]林荣亮,李雄.英国巴洛克园林的本土造园特征分析[J].中国园林,2016,32(3):62-66.

[9]HUNT J D,WILLIS P.The Genius of the Place:The English Landscape Garden,1620-1820[M].London:Elek,1975.

[10]HIRSCHFELD C C L.Theory of Garden Art[M].Philadelphia:Univ of Pennsylvania Pr,2001.

[11]王向荣.德国的自然风景园(上)[J].中国园林,1997,13(5):35-38.

[12]坎宁安.美国环境百科全书[M].张坤民,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13]LUPP G,HÖCHTL F,WENDE W.“Wilderness”-A designation forCentral European landscapes?[J].Land Use Policy,2011,28(3):594-603.

[14]LACHMUND J.Exploring the city of rubble:botanical fieldwork in bombed cities in Germany after World War II[J].Osiris,2003,18:234-254.

[15]JESSEL B.Wildnis als Kulturaufgabe[J].Nur scheinbar ein Wider,1997,97(1):9-20.

[16]RUST S P.The urban wilderness park:an oxymoron?[C]//Second Symposium on Social Aspects.Washington,D.C.:USDA Forest Service Gen,1995:5.

[17]KOOIJ P.The tiger and the tram.Zoos as an urban wilderness[J].Historia Agriculturae,2010,42:221-245.

[18]DUFFNER F,WATHERN P.Building an urban wilderness[J].Environment,1988,30(2):12-34.

[19]JORGENSEN A,KEENAN R.Urbanwildscapes[M].New York:Routledge,2012

[20]英戈·科瓦里克.与荒野共生:城市绿地的发展前景[J].景观设计学,2021,9(1):92-103.

[21]JIM C Y.Conservation and creation of urban woodlands[M]//TAN P,JIM C.Greening Cities.Singapore:Springer,2017.

[22]KOWARIK I,KÖRNER S.Wild urban woodlands:new perspectives

for urban forestry[M].Berlin:Springer,2005.

[23]BONTHOUX S,BRUN M,DI PIETRO F,et al.How can wastelands promote biodiversity in cities? A review[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4,132:79-88.

[24]ANDERSON E C,MINOR E S.Vacant lots:an underexplored resource for ecological and social benefits in cities[J].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2017,21:146-152.

[25]TRENTANOVI G,CAMPAGNARO T,KOWARIK I,et al.Integrating spontaneous urban woodlands into the green infrastructure:Unexploited opportunities for urban regeneration[J].Land Use Policy,2021,102:105221.

[26]陈望衡.环境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27]陈露阳.中国山水画中的荒野观[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3(4):8-12.

[28]吕琳,吕仁义,任云英.长安苑囿"台观"建筑特征及遗址保护与利用策略研究[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52(5):700-708.

[29]张哲.浅析古代郊野园林中的园林美学:以习家池为例[J].美与时代(上),2020(6):7-9.

[30]刘晓达.汉武帝时代营造上林苑的动机与观念来源[J].美术研究,2014,155(3):43-47.

[31]杨宏烈.道家思想推动下魏晋南北朝园林的历史跨越[J].中国园林,2009,25(4):86-89.

[32]谢梦云.当代中国城市对荒野审美的呼唤[J].风景园林,2019,26(8):35-38.

[33]吴晗,于博,李玮奇.透过辋川别业浅析唐代文人园林的造园特点[J].居舍,2018(18):109.

[34]常言耘."壶中天地"中士人伦理道德的"休闲"理念[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3(12):247-248.

[35]沈沫.藏雅与守拙:北宋文人园美学精神[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2(2):57-66.

[36]余捷远.从《园冶》的营造之法探讨古典园林文脉传承[J].建筑与文化,2023(11):243-245.

[37]曹越,万斯·马丁,杨锐.城市野境:城市区域中野性自然的保护与营造[J].风景园林,2019,26(8):20-24.

[38]王诺."生态整体主义"辩[J].读书,2004(2):25-33.

[39]王向荣.城市荒野与城市生境[J].风景园林,2019,26(1):4-5.

[40]陈望衡,郝娉婷,齐君.荒野与园林:"生态园林主义"建构的思考[J].中国园林,2016,32(10):50-53.

[41]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M].林官明,杨爱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2]王惠.荒野哲学与山水诗:关于西方生态哲学与中国山水诗的跨界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8.

[43]邱紫华,习传进.独特的审美思维体系与诗性的美学理论:东方美学的总体特征论[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39(1):106-116.

[44]袁嘉,欧桦杰,金晓东,等.城市荒野生态研究概述[J].生态学报,2023,43(4):1703-1713.

[45]WANG S P,BROSE U,GRAVEL D.Intraguild predation enhances biodiversity and functioning in complex food webs[J].Ecology,2019,100(3):e02616.

[46]ESTES J A,TERBORGH J,BRASHARES J S,et al.Trophic downgrading of planet Earth[J].Science,2011,333(6040):301-306.

[47]MARTÍNEZ-DE LA CRUZ I,VIBRANS H,LOZADA-PÉREZ L,et al.Ruderal plants of the urban area of Malinalco,State of Mexico,Mexico[J].Botanical Sciences,2015,93(4):907-919.

[48]KOH L P,SODHI N S.Importance of reserves,fragments,and parks for butterfly conservation in a tropical urban landscape[J].Ecological Applications,2004,14(6):1695-1708.

[49]张庆费.城市生态空间再野化及其实施途径探讨[J].中国城市林业,2022,20(6):10-14,40.

[50]李旭佳,蒙小英.城市中的荒野景观[J].华中建筑,2016,34(12):37-40.